憲章錄

憲章錄卷第三十二

成化四年戊子

至五年己丑

四年春正月壬戌朔　改湖廣臨武知縣章懋爲南京大理左評事湘潭知縣黄仲昭爲右評事桂陽判官莊杲爲南京行人司副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　皇上奉兩宫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己見過爲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諌之意葢以天下災荒北虜窺伺兩廣猺獞未寧四川苗蠻爲梗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未有言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　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旣不

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於從諫之
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之豈惟慰人心
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俱
改調南京時羅倫已復南翰脩撰人稱爲翰林四諫
二月壬辰朔日食　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
三年秋糧六萬五百七十石有奇馬草九萬五百餘
包　以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李希安爲尚書希
安起樂舞生歷官至侍郎用將守約例進尚書本朝
革中書省立六部分掌國政尚書即前代宰輔而乃
以雜流爲之此景泰之失也一時當事大臣不能執

正遂致因循識治體者惜之　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爲兵部員外郎冕故兵書謙之子以父功蔭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戍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三月　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爲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等處流民　陞刑部郎中何喬新爲福建按察司副使　命祭宋丞相李綱于邵武府學　夏四月　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張岐以挾私生事酷害邊軍爲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邵山刑部員外郎周正方往按之　刑科給事中白昂以災異上言六事一曰謹命令以全大信二曰脩治化以止流民

三曰禁科征以甦民困四曰專委任以葺民瘼五曰立期限以集庶物六曰止虛僞以息刁風詔下諸司處之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卒謚莊靖文江西廬陵人好行鄙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脩飾至是人皆醜之　五月

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我朝祖宗尤重謚法邇者大學士陳文卒謚曰莊靖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

閒汚風大著縱子爲惡臧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旣逃于重罰死又竊夫美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勑廷臣會議更以惡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爲將來之戒　上曰陳文在時人不言其過惡沒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訐奏　山西按察司提學僉事胡謐請頒大明一統志於天下禮部乞於司禮監關領原本付福建布政司書坊翻行　禮科給事中成實言近禮部奏稱該年歲貢生員若已行起送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不許補貢夫以堂堂國學雖納馬納粟者皆得肄業其中何

獨於此數人不能容哉乞自今不分年月久近准令次貢考補廢使人材無所阻滯　上命所司從其言

詔順天府存恤孤貧先是給事中陳鶴言京城內殘廢無告之徒朝暮哀號排門乞食往往凍餓死於道路乞勅有司添設養濟院給以粟布刑部主事薛祺亦以爲言　上命府尹收入養濟院外來者給口糧程送還鄉官司存恤毋令失所　御史謝文祥言聖人制爲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蓋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謚其行實之惡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爲巳地乃朦朧妄擬

諡曰莊靖夫慮遠克服曰莊愼以處位曰靖蓋諡之
美者也陳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諡之豈惟不
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
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别選惡諡與陳文
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之大公
雖於帷幄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
勸而惡者懼矣　上以陳文旣有過失當時如何不
言而於其没後始言姑宥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廣
東博羅縣儒學訓導游宣等奏乞將先賢熊禾從祀
乞令禮部行禾原籍建陽縣立祠致祭爲宜從之

六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　日本國通事林從傑等三人奏原係浙江寧波等府衛人幼被倭賊掠賣與日本為通事今隨本國使臣入貢將還乞容便道省祭從之仍禁其勿同使臣至家及私引中國人通番如違聽有司治罪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戶部覆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制抑且啓在位逐利之心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廷凡所以養生送死

旨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
秋糧子粒凡二百八十八萬一千三百餘石　甲寅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丙辰詔禮部會文武羣臣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彭時等言臣等仰惟大行慈
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　皇上嗣
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盖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
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後所宜
奉梓宮祔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
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

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先帝同尊于陵廟自嫌二后並配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眞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　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

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末久之後並美無窮此臣等所深願也伏望皇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禮部會文武羣臣議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則天下幸甚 上命禮部會羣臣定議以聞 秋七月 禮部尚書姚夔及在廷文武大臣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科道等官集議陵廟禮制先後上疏悉如內閣彭時等議毋后不從文武羣臣皆跪伏文華門以待 上悉覽其奏懇請於皇太后自巳至申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辭批答云卿

等所言皆合朕意合群之禮蒙允行矣於是文武羣臣始退　己未夜北方有流星青白色光明燭地自閣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　姚夔奏頃者謝文祥言臣濫舉張岐獲罪是朝廷因臣而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詔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為卿也不允既而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為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解體乞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　巡按江西御史趙敔言府州縣官徵派糧差分理爭訟未免結怨

於民朝廷建置風憲以糾察百僚必須激揚有道然後清濁分而公道明江西俗尚健訟有司官稍不順情者動輒揑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賢否以爲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干譽不復顧惜人才一槩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行逃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敔言有理洞悉人情宜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地方務先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肆暴一槩凌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

矣　附御史趙敔爲江西按察使敔巡按江西將代
値歲旱荒戶部請勑敔賑濟候事竣代之江西士民
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戶部尚書馬昂乞罷不允
時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胡深等言大行
慈懿皇太后崩勑令多官會議陵廟之事昂因事有
難處託病不朝却在部管事方衆論未定則竄身旁
觀以爲得計及廥斷已頒則靦顏入朝恬不知愧似
此不忠不孝之人難容於有道之世且昂受濟寧知
州千靜餽女一人及受西僧劄實巴賂幣乞下法司
明正其罪詔不問昂上奏自辯言給事中將臣辱駡

比之犬豕乞放歸田里 上曰言者過實朕已知之
卿當盡職不准辭 降御史謝文祥爲南陵縣丞文
祥既下獄言者論救不已至是御史楊琅等復言文
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
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狥私
植黨姑從輕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 命巡撫陝西
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充總兵官都指揮
夏正劉清充左右叅將統調京營及延綏寧夏甘凉
等處軍馬共一萬三千征勦固原反賊滿四 兵科
左給事中陳鉞等奏近光祿寺遣人於街坊市物不

復許直棨以勢取負販者不幸遇之輒號呼痛哭如
被刼掠臣惟國家富有四海凡光禄寺所供用者既
有天下州郡歲辦之額又有上林苑監進納之數昔
皆足用於今何獨不然若非宫掖閒宣索過額必是
供應者侵漁妄費伏望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
販之難自今上供之數務從節約嚴飭供應之人不
許侵漁遇有買辦依時估價兩平交易如仍前強奪
許巡城御史訪察治罪疏入上納其言命戶部議行
八月 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以先聖廟御製碑亭
脩造畢奏表謝恩 刑部奏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

見任官一體僉書問刑候遇缺選用從之　癸巳辰
刻京師地震有聲　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九月　兵部奏陝西布政余子俊等俱職居方面不
能撫綏防範以致土達滿四叛逆及與總兵任壽進
兵又不能運籌畫策以致軍旅喪敗皆當究治　上
然之命停余子俊等俸　庚申祔葬孝莊睿皇后於
裕陵　癸亥夜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
南變為彗星　初天順間宮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
及上即位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父貴為諸城縣
吏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衛都指揮恩權

隆赫逼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爲同宗陰使婢僕結通妻往來于家朝士希進者羣趨逼門劉吉亦附之彭時言比年以來地震水旱相仍民不聊生邇者彗星復見災異尤甚皆臣下不職所致乞賜罷免　上曰朕自脩省所辭不允　吏部等衙門尚書李秉等以彗星見俱引咎乞免不允　戊辰彗星晨見東北方　己巳彗星昏見西南方　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

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
詔內事朕自處置屛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
膳不減中宮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袵席雖微
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尙虛豈可以宗
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
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
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
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
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在刼殺人心揺撼且君
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饑寒疾苦父母必爲之寢處不

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饑之奏不蒙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爲泛常持尋常泛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饑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乞罷征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齋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機轎導用金吾迎葬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饑民仍勑寺觀不得請建醮脩齋又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盖由賞

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識或塡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臣者君之冢子而羣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姦而衆子效尤爲父者恬不之治則國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姦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　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擬行之　西天佛子劄實巴

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縣地爲寺田仍乞宛平縣民爲佃戶 上許之旣而戶科左給事中丘弘等劾其妄請之罪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御史胡深等六人言邇者天出彗星昭示鑒戒 皇上兢惕不寧臣等亦皆憂畏旣已畧陳愚衷詔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脩省亦徒爲虛文而已未得弭災之實伏望皇上總攬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毋令左右竊以市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帝親擢恩幸無比當皇上正位青宮郕邸寄謀廢立彼以內閣大臣畧無一

言正救方且自圖富貴徇其邪謀是乃賣國之姦也
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四川聽囑權豪之子
弟多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减公貪財
黷貨比因度僧受銀鉅萬故京師有反賊劉千斤贓
官姚萬兩之謠戶部尚書馬昻不學無術妨政害民
納餽送之女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賑救無方三邊
軍餉調度無策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黜用答
天意　上曰如今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
允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昊等三人具疏於御前
面進上曰進疏自有舊規昊等紊亂朝儀本當治罪

姑宥之　辛未祔享孝莊睿皇后神主于太廟　姚
夔程信商輅懇乞休致不准　馬昂乞致仕許之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
上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
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
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
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
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
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
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

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
擾畿内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
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
恃強衆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
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
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
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
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
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
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

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飭兵力毋祗遷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　上是其議　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

御史左鈺言比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番僧名號陛下謂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陛下又謂恐失遠人之心臣以爲陛下不忍失遠人心乃忍失邇

天心乎乞發廷臣討議不報　翰林檢討張順上言八事一曰溥恩澤以廣後嗣二曰求賢才以圖治理三曰開言路以達遁情四曰拔羣臣以察庶政五曰罷冗食以蘇民力六曰節賞賚以豐財用七曰擇將帥以卹邊軍八曰去異端以崇正道命下其奏于所司　壬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垣　命會官廷鞫給事中董旻等三人御史胡深等六人先是旻等以彗見各上疏請罷商輅姚夔程信輅等不自安各上章求退夔奏多詆言者於是旻等復言輅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飾非強辯決當罷黜而攻夔尤切　上

震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旻等廷鞫之會御史林誠又言臣近劾商輅當廊邸易儲之際不能正救今復起用不合人心 上曰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用商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亦命廷鞫之各問擬贖杖還職 冬十月 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閑住奈監生中甘於恬退者少本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滞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

受其福難矣玆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書例令冠帶閑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從之　吏部九卿等衙門尚書等官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奏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爲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慢既引咎姑宥之　陞商輅爲兵部尚書劉定之爲禮部左侍郎俱兼翰林學士

給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誥命謙子編脩岳考滿例得推恩吏部持之不行岳上奏自陳李秉等言謙

先任學士曾犯贓罪充軍原授誥勅俱已追奪後雖
遇赦致仕終係犯贓之人例難推封 上曰謙因子
推恩其與之不爲例 吏科給事中毛志言邇者京
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京官員宜
從公考覈以消天變奉旨着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
察各堂上官當念陛下克謹天戒以遵常憲郤乃朋姦
欺蔽虛應故事如戶部郎中邊永以六十有五被黜
而年過於永素行不端如蕭繼者尚留工部郎中鍾
成以有疾被黜而久病曠職清譽無聞如彭尚者猶
在主事陳瑾行人馬植貪名素著此而可恕人將敎

允乞將府部等衙門堂上官會頒考覈者明正其罪以為大臣欺罔之戒詔考察事已處置矣但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務嚴加考覈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 十一月 戊午夜彗星滅 項忠等征勦滿四叅將伏羗伯毛忠力戰死事聞命與贈謚葬祭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言妖彗示警災異迭至自非君臣恐懼進君子退小人不足以盡應天之實大臣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賓俱以猥瑣之才濫膺根本之寄吏部右侍郎章綸從事先朝雖有可取及任吏部以來功名大損如以

子玄應冒京衛軍餘僥倖爲書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紱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以大臣而偶失節之婦工部侍郎范理外似純朴內實姦貪大理寺少卿金紳背公營私詳駁失當伏望嚴加黜責庶可以答天戒安人心南京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命禮部右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讓言南京戶部收糧委官罔恤民困每於收受正數之外又行加贈甚至縱容攢斗肆害百姓民困於下怨歸於上召災致禍未必不由於此乞

勑都察院轉行總督糧儲都御史嚴加禁革具實奏
聞區處今年春夏南京處決重囚甚衆甚非法天用
刑之意乞勑刑部等衙門凡遇該決重囚除謀逆不
拘外其餘務使秋候會審處決詔下其言於所司
十二月丁亥朔日食　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脩復
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
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
景泰間壩閘漸頹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
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且罹盜因之出沒天
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

宥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順天府學生馬璞痛父貞從征滿四死于賊上章乞同兄璠往討賊為父復讐　上憐其志命馳驛而往　中書舍人黃瑆等奏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綸命書寫誥勅在朝廷為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為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勲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効者猥以白丁冐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為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為令　雲南道御史戴用言六事

一勵實行二精考察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弭盜賊
六革宿弊　上曰勵實行朕自處置今後兩京四品
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間例保
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
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
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脩實行簡大
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諏治理謹
門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役
制治保邦莫此爲要弭灾消變莫此爲急　上命所
司知之　調御史邵有良爲四川蒲江知縣時有良

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出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署吏遲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官日用之數事涉不敬 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旌表福建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纓妻黃氏貞節巡按福建御史涂棐言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爲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紿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梅谿渡俱投水死越三

日三屍浮出皃尚在抱人咸悲悼之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

星　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

明會各衙門掌印官考察庶官綸明各徇意見奏罷

官九十六員　上曰既會官考察何以掌印官不同

僉名事有未當宜令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將今

次考過官再從公體劾應否來聞時盛弘奉勅往南

京按他事因以命之既而綸又訐奏　上亦命盛等

併勘　己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　刑科給事中

蕭彥莊劾奏吏部尚書李秉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

三日言其暗結年深御史附己專權　上命三法司會多官議聞於是尚書陸瑜會六部衙門議稟衍直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有負任使華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暗結年深御史仍命彥翀指實回奏時大理寺卿王槩彥翀姻家欲謀逐秉而代之是奏槩所授也彥翀既被旨詰秉所結年深御史乃以劉璧吳遠馮徽對盖以璧等嘗建言推舉官當悉歸吏部遂俱下錦衣衛獄彥翀所劾退丘陵孫遇李齡亦多誣枉陵累愬辯不已乃命會官并彥翀廷鞫彥翀坐奏事不實降四川永寧驛丞至永寧未幾署大寧縣事

以科罸過重爲怨者所殺聞者怏之丘陵蘭陽人自爲知縣以至山西布政俱膺旌典孫遇福山人知徽州拯饑恤宽歷江西河南布政省歛節費李齡朝陽人爲北畿江西提學諸生皆率服　戊寅夜月犯心宿　二月　總督陜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番多内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户所軍少勢孤是以潚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　日本國

使臣回還揑稱海上遭風喪失方物乞給價回國禮部執奏不與且欲治其通事閻宗達教誘之罪宗達本浙江奉化人先年逃入海島今隨使來朝　上曰宗達且不究治若再反覆族其原籍親屬　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山東濟寧州老人李璣奏外夷朝貢經過者擾害有司驛遞乞勅該部遣官伴送事下禮部覆奏謂不必遣官宜令原來伴送人嘗束并行沿途官司嚴禁違者治罪如律　項忠馬文升督兵進攻石城擒滿四等檻送京師伏誅　勅陝西巡撫馬文升等撫綏土達給之衣糧農具時滿四平

後其餘黨反側未寧巡按御史江孟綸以為言故勅
文升等撫安之　宥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初南
京科道因天變劾恕等　上命葉盛毛弘往南京按
之俱得實奏請區處事下刑部尚書陸瑜覆奏章綸
縱子冒籍入試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
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忝駁失當乞宸斷將各官
或調用或罷黜逮問　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
革前并宥之　賜廣西田州府土官知府岑鏞誥命
先是岑鏞等以丘濬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
日重賞給誥勅至是總兵趙輔等奏鏞竭誠盡忠領

兵當先功勇可嘉宜如濬言給以誥命吏部覈實覆
奏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
虐宜置之法但弘緒爲先聖嫡孫今宜從厚伏望念
先師功德在萬世律有八議弘緒正合應議之例上
曰弘緒罹法殊玷家聲卿等欲俾散行就逮雖非所
以處弘緒而於待孔氏之道則得矣其繫之　戶科
給事中彭序言五事一端身心以爲治本二從儉約
以厚民生三卻虛名而務實行四勸節義以敦風化
五臨午朝以諏政理事下禮部覆奏　上曰所言有
理係朕躬行者自處其餘所司舉行　閏二月　掌

京衛武學事國子監丞閻禹錫言三事一古者學必有廟受成獻馘示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餘堂數楹乞勅所司改爲文廟庶學者觀瞻知禮先勇後之義一兵部事例內外武職舍餘鷹舉至部試有弓馬策畧者署陞官職今本學應襲子弟乞如鷹舉事例亦試藝量陞庶幾人知所勸一天下各府州縣學生學無成效者例爲民充吏追糧今本學武生皆膏粱紈綺之裔靡費廩米者多潛心韜畧者少乞勅所司每歲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討追廩還官送營操練庶幾人知所警奏入下所司議行之

己未雨霾天氣昏蒙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
大理寺評事申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有司
令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者未必廉能如
紹興知府古崇先爲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
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
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奸貪敗者連坐廢
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奏從其議　癸
亥夜月犯積薪及木星　甲子夜月犯軒轅御女星
興化知府岳正乞致仕許之正字季方順天府漷
縣人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陞春坊賛善剛方正

直與俗不羣　英宗復辟王翺薦入內閣參預機務極言曹吉祥石亨怙寵作威福曹石憾之適承天門災詔正視草有自責語曹石遂指爲誹謗貶正欽州同知正因母老未即行屬行事者發其遲滯復逮錦衣衛獄備極拷掠謫戍鎮夷吉祥等敗旋復脩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武選貽黃李賢惡之陞興化知府至是入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正豪雋負氣慱學多才慨然欲樹功業每與人言恒自許若得柄用必開世太平竟致顛躓不偶君子謂正浚恒起凶不密失身僅得善終已爲幸矣世道固如此云　已

卯日變白土霾四塞　禮部侍郎葉盛奏臣與給事中毛弘奉命會勘章綸高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綸不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會考之時章綸不能對衆執論偏執已見展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確以致積忿猜疑再三訐奏既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掌印官僉名同進之人俱宜逮問綸所言欲留考退郎中潘孟時等三人黜見留左府經歷吳宜等十九人但考察已定恐難紛更至於讓等劾綸事亦皆不實俱下吏部議擬以聞議入　上是其言章綸高明姑置不問　禮部奏

本部右侍郎葉盛奏奉命禮勘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所奏南京六部堂官與六科給事中會官審囚坐次議得南京法司審囚之日給事中與公卿並坐誠有未安但因仍之弊已久宜禁革其將來查得在京法司凡遇會官審錄重囚俱於承天門東西分為四行列坐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前行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前行通政司大理寺佐貳官并六科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班後行及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中序坐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列於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照

席對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
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旁俱有次序南京法司衙門
會官乞如北京坐次令宜依盛等所擬移文南京文
武衙門遵守　癸未夜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
三月　己亥　上御奉天殿策試禮部中式舉人二
百五十八人賜進士張昇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雍
泰李裕後皆有聞　夏四月　棫正一眞人張元吉
至京擬罪凌遲下刑部監候處決元吉凶暴貪淫專
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議因
巡按御史趙敔發其事詢及民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

敔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張留
煥赴京具奏　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
法司會官廷鞫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
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
子孫傳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
加以眞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
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眞人延至于
今子孫爭襲致成讐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
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
無補於世宜絕其廕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徙

役之無令印行符籙以誑惑斯世并毀其府第葺其所設營勾都目諸人　上如所擬監候處决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論者謂張氏之禍起於符籙禁之誠是非但正元吉之罪實以杜惑世起亂之端惜當時失於執論不能絶其根源其徒奉行自若也　贈國子祭酒李時勉爲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時勉先謚文毅至是其孫顒奏時勉歷官四朝曾效勤勞請如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謚加贈上曰時勉在先朝直言敢諫毅不足以盡之改謚曰忠文　御用監左監丞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

爲妻事覺　上曰在昔帝王以内官給事内廷以其
絶生遂無外覬也今閹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即離
異閹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辛巳　皇子生賢妃柏
氏出禮部奏春秋子同生即書于策重國嗣也　五
月　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任　以吏部右侍郎
尹旻爲本部左侍郎改禮部右侍郎葉盛於吏部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傑爲户部左侍郎陳宜爲兵
部右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劉吉爲禮部右侍郎仍侍
經筵　以平兩廣蠻賊功賞右副都御史韓雍右都
督和勇都督同知歐信都督僉事廉忠都指揮夏鑑

葛宗麼僉事陶魯俱從厚能官軍土兵民快人等四千二百六人陞賞有差時兩廣地方連年用兵人民凋敝猺獞千百成羣如入無人之境而守土官軍動以捷奏虛張名數陞賞日加而盜賊縱橫如故云

南京大理評事張珏陳言大理寺之設所以審錄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其問或擬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許条問刑官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徇私意或動輒嚴刑以威平人輒相誣服往往情罪不合迨及駁改而玩忽舊制恣意出入至於不可掩飾亦止於改正而無罪乞自今許本寺条

問大理寺卿王槩覆奏從之　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參預機務　浙江定海衛副千户王鎧言倭夷姦譎時掠海邊見官軍追捕乃陽爲入貢伺虚則掩襲邊境往者大嵩嘗被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乞勅鎮守總督廵海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邇者倭使清啓夌轢舘僕殺傷市人迹實桀驁鎧言誠當宜移文備倭廵海等官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斥堠以防其姦　復元臣賽典赤廟祀于雲南元時賽典赤守雲南興水利以溉田崇學校以勸士民德之

迫廢廟食其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迨正統間廢之至是三司等官言其有功德於民宜在祀典事下禮部覆實請修廟復祀從之　六月癸丑朔日食　以禮部尚書姚䕫爲吏部尚書初李秉去商輅欲薦䕫彭時欲薦崔恭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旣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䕫代恭　秋七月　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　八月　廣西道御史李璨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各處解納錢糧有數少而其來自遠者如四川儀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錢而問關道路凡四閱月其

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又言臣覩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幹蛀蠹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以致吏民並緣爲姦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宜爲脩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庶上下財用不乏而內外之姦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

按嘗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官

吏潸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映匪直內庫而已此類寔多安得如李璐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定之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及第授編脩歷陞前職卒年六十一論者謂館閣之士定之可謂博洽但泥古而於事不達云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　戶科等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　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致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彧朔

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或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不稼之閒田名曰求討實則強占伏望特勑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　上以所言良是待勘報區處　九月　命中書舍人解禎亮復職禎亮故翰林學士縉

之子九年考滿時已六十八歲矣例不復用禎亮自
言父縉在永樂時擢居內閣頗效忠勤乞仍舊職
上特許之　南京翰林脩撰羅倫以疾去倫字應魁
江西永豐人初授脩撰甫三月值大學士李賢遭喪
起復上疏劾之謫除泉州市舶提舉既而改南京翰
林脩撰逾年解官歸學者多從之游居金牛山中中
歲氣得疾倫性直戇不恤世情與人言竭盡底裏不
察其機也不好名不營利剛腸疾惡為縉紳所忌憲
廟實錄傳多貶詞此亦必有忌之者云　刑部郎中
彭韶御史季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周彧奏請

憲章錄卷第三十三

成化六年庚寅
至八年壬辰

六年春正月庚辰朔　丁亥河南地震　兵科給事中郭鏜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而掌太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等郎以甘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覩二事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悦休祥則驕心萌懼則脩德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宗桑穀生朝雉雊鼎耳二君因巫咸祖己之言恐懼脩省變災爲祥故能享國長久商道益隆漢文景之

時日食地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
懼脩省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
和氣應海內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者然後亂亡隨
之　皇上踐阼于兹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
當如巫咸之告君祖巳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
震遲留不言顧以後奏甘露諂言瑞應跡其所存實
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以年豐爲瑞以民安爲祥以
賢才爲寶遇災而懼聞瑞不喜仍罷幹希安二人以
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仍以地震
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

使天下後世知　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懼災脩
德其爲瑞應豈不大哉　上曰朕未嘗以此怠於德
政郭鏜安得爲此言姑置之　以湖廣地震遣官祭
告境内山川　韓雍奏乞終制并辭免右都御史兼
總督兩廣軍務之任　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
例守制不允辭　二月　晉府悼昭王嫡長子奇湞
奏乞存留先王時私自淨身二人在府任使　上曰
王擅留淨身人教授不行諫阻本當逮問姑宥之所
司即以其人送京仍通行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
伯家凡有淨身人即送京毋隱違者罪之　勅刑部

左侍郎曾翬等循行天下考察官吏得失訪求軍民利病　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荊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撫民按察使趙敔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各堪爲巡撫者奏入　上命曾翬往浙江原傑往河南滕昭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令召趙敔還京待缺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篪掌南京都察院事以吳琛代之　三月　免河南汝州糧三萬七千六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餘束　翰林編脩

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先於好問今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釆名位尊隆賞與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脩建寺觀者悉置於法永爲定制則妖妄絶正道明而民興行矣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京師雨霾

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　癸未長星犯月犯金星　改趙府左長史雷霖爲金華同知　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蘇州大倉鎮江三衛去年秋糧二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百餘石　致仕右都御史羅通卒通江西吉水人永樂中舉進士歷官兵部郎中以貪淫謫廣東東莞縣河泊所官巳巳之變通上戰禦之策于謙薦爲兵部員外守居庸關尋至副都御史大學士陳循復薦之景泰中轉右都御史通好談兵遇人輙喋喋不巳其言詭怪不經識者謂其挾詐以取功名如通比者世常擬其遏才云　免

直隷池州寧國二府去年秋糧一萬八千七百餘石
宣州衛屯糧二百六十餘石　夏四月　庚戌立夏
雷未發聲陰霾四塞　大雨水　以水災免直隷溧
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稅糧共三萬
六千四百餘石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王來卒來浙
江慈谿人由乙榜舉人授江西新建教諭擢御史巡
按蘇松常鎮貪暴者望風引去歷陞右都御史征勦
湖廣苗賊縛渠魁韋同烈等以獻轉南京工部尚書
天順初致仕至是卒年七十六訃聞賜祭塟來臨事
明達奉命宣力四方所至以幹辦稱　五月　工部

左侍郎霍瑄卒瑄陜西鳳翔人由舉人授大同府通判薦陞知府正統巳巳　英廟北狩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啓瑄從水竇下餉䭾出謁叩馬嗚咽進膳羞靴袍等物出府庫金帛犒虜尋遷山西叅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徵拜工部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因詈其屬何經經訐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以老乞休至是卒瑄質樸少文勤於幹理在大同最久熟知邉務雖官至工侍然亦不究其用去　廵視河南戸部左侍郎原傑奏黄河自古爲河南患盖以水勢瀰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

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盖以此而補彼也柰何姦徒
陰結王府官校槩指爲園塲屯地投獻徼賞王府輙
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
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
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姦猾有警而民無攙
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
輝一府沙鹻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
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常稅外
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
姦民互相告訐徵歛日重民迫於勢傾家陪納請如

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陪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虚歲及我出兵虜輙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倘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警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銀布

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

按嘗備兵延綏其歲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安府收貯計應用有餘時有知府張邦彥者給散防

秋軍人勉𢦏侵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揭其端以達之巡撫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相蒙而邦彥亦遂夤緣通顯邊儆日滋必專差科道官以查理庶乎其可也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御羣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之裔特加寬宥革職爲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留之京師俾隨侍班行獲覩禮制退則從游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然後許歸朔望隨班朝參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近來旱傷去

處除南方路遠未知虛實北方山東六府直隷大名
廣平順德三府及河南地方夏麥無收秋田未種雖
經累報災傷有司未免照例覆勘展轉遲延人心不
安流移道路勢所必至請勑三處廵撫官設法賑恤
凡災傷州縣今年夏稅并户口食鹽鈔貫照數蠲免
其見令追陪各項馬匹亦暫停止太僕寺丞暫令回
京待後豐年再令買補如此庶民困或可少甦流移
或可少息奏入從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
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
民强梗陜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廵視勳

謂官軍令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
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
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　上曰歲荒民饑西山
佛閣其亟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七月　己
卯皇子生母妃紀氏初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　上
令別居至是誕育西內廢后吳氏保抱唯謹　命都
御史項忠吏部侍郎劉[illegible]盛賑濟饑民右府都督僉事
李杲撫治屯營　戊戌昧刻月犯昴宿　戶部奏給
事中韓文等勘實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二千
六百六十戶漂損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　上命所

司賑恤之　八月　免陝西臨洮府屬縣并鞏昌等
五衛去年秋糧八萬一千石有奇　兩京御史員缺
吏部請循舊例選行人進士中文學優長年貌相宜
者理刑試職　上曰御史職司風紀糾察百僚自非
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亂黑白者今可遵憲綱選
用務在得人凡以科目進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
皆用之　以旱災免山東濟南東昌兗青萊登六府
農桑絲絹　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
天罇星　巡視浙江刑部侍郎魯鑾奏罷布政張清
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

政清奉職廉謹非案至罕御酒肉人號為青菜張以
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後靡清一敦之以節
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
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　甲午夜金星犯左
執法　巳亥晓刻金星犯木星　大學士彭時等奏
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
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
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糶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
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糶以濟河間之急此
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盗起不時

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　上嘉納之

庚子曉刻金星犯左執法　吏部言邇者兩奉詔

旨以人才難得恐考察黜退官中尚有一二可用者

命臣等集議臣等詳審得廣西平樂知府袁秉山東

泰安知州畢宗賢河南脩武知縣劉昭山東濟寧州

判官張寧歷城主簿郝志道俱被黜之數舍短取長

尚有可用其餘一時難知不敢泛舉至於伸訴奏告

之人難以准理宜照舊發遣從之　冬十月　丙午

夜東方流星赤色光明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斷藤峽殘賊二百餘徒夜入

神電衛城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奏罪人張元吉法當凌遲處死刑部三覆奏詔免死杖一百發肅州衛充軍家屬隨住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左道謬號天師罪重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國法　上以事旣施行姑已之　戸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宜一蘇州松江常州及嘉興湖州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造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令經沿途兎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軏納鈔兼遇水涸守閘又爲運軍凌逼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

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於賠貱請罷帶瓶納鈔之例
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
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脚價
以補其數議上從之　以水災免保定等衛子粒二
萬三百石有奇　以旱災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七
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八萬六百石有奇
放國子監生歸原籍以聽取用時吏科給事中程萬
里言饑民流集京師米價騰踊吏部聽選官及監生
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　十一月　命右副
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　十二月

調江西按察僉事張恍于浙江提調學校　戶科都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僭用無度酒席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由此在京射利之徒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爲名或邀取官職或倍獲價利蠹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及將宗順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濟刑部尚書陸瑜上議以爲弘等所言深切時弊逮宗順等數人治罪追價利以充賑濟詔宗順等姑置不問備榜申明禁約　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惜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眞定保定俱

被災傷救死不贍焉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炭預爲撙省以節民力從之

辛卯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　兵部尚書白圭等奏陜西近年以來毛里孩滿四及阿羅出等相繼寇亂民遭荼毒　皇上命將出師爲民除害班師未幾虜寇如故良由鎮守三司等官縱弛偷安負朝廷重托宜嚴加究治　上即馳勅切責之　以浙江左布政佘子俊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白圭等言先因荆襄等處流賊猖獗特勅項忠總督征勦令賊王彪就擒餘黨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相度賊

勢會彼處巡撫總兵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動調
永順保靖等處土兵騷擾地方　上是之　定長運
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
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
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周忱巡撫江
南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洲淮安補給脚價兌於運
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至是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兌
運令官軍逕赴江南州縣水次倉交兌民加過江船
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變爲長運誠一代良法
　開設浙江金華之湯溪縣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

四縣地隷之　二月　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以戸部奏京庫歲用鈔不足故也　以水灾免福建福安連江龍巖三縣稅糧一萬五百餘石　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　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爲今之計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愼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

牧有警則畢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愼爲守禦以圖萬全 上從之 三月 開設福建汀州之歸化縣割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隸之 增置工部屬官三員往直隸太平之蕪湖湖廣荊州之沙市浙江杭州城南三處專理抽分 上復御午朝 遣都給事中丘弘爲正使行人韓文爲副使往琉球國封其世子尚圓爲中山王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近立總府於梧州守禦士卒止三百餘人乞移奉議衛官軍駐

梧州以守城池又梧州舊城三面距江內包高山不足以容士馬城東南有教場遺址欲別立城與梧州城聯絡相通詔可　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為公用讓前為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為之不立案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訐典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據時所奏交章劾

之詔併逮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鈔三十三萬六千五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著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論斬贖爲民典簿王允亦以倉糧受賂充軍　湖廣總督項忠奏近詔臣撫諭流賊不必調上兵以擾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爲亂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履行陣已行保靖土兵分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流民聞之仍懷二心且王彪雖授首而元兇李胡子等烏伏鼠竄設復再

聚重調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言征剿流賊必須宥其
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四十餘萬
則李胡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爲矣宜行項忠等如
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
至爲非從宜區處詔曰可仍勅忠等用心設法撫捕
以靖地方時楊璿巡撫荆襄恐流民爲變累及於巳
因爲危言以動朝廷自巡按御史薛承學及藩臬守
巡官皆附璿議遂遷發流民各還故土　陞南京翰
林學士王倎爲南京國子祭酒　以山東布政雷復
爲禮部侍郎翰林脩撰耿裕爲國子司業時侍郎祭

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於是尚
書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張瑄可任禮部侍郎養病
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倎可任祭酒裕與脩撰鄭
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
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為祭酒劉崧
以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
李時勉俱師範可尊近年人不以此官為重而居是
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
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
賢才治道有賴詔更與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既用

復稽而驛召紹于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夏

四月　乙卯兩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

養病進士盧璣建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官所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圖治豈容獨缺此官宜命執政大臣斟酌以立之遴選以充之置諸左右勑其直書無諱則非徒備我清朝之史事實可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廢職皆欲以忠而見書以賢而見錄愆惡之人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上命所司知之　戶部奏近日饑民行乞於道多疲不能支相仆以死已令順天府二縣

委官收恤其軍餘匠役各送所司給親收養所親不能贍給宜收入養濟院賑恤其遠方流移如例給糧發遣復業死無歸者瘞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詔悉如議行之　五月　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綿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凉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　詔京城外置漏澤園

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都察院等衙門會議江西按察使牟俸奏江西人民健訟往往虛揑情詞告訐乞將洪武年間榜文及前後議奏事例出榜於通政司門外張掛以革刁風時御史任璽亦奏近例以四川路遠軍民赴愬于京者免其遞解給引照回聽理以此告訐者多乞不分遠近一體遞遣都御史李賓等議合如所言　上從之　六月巡按直隸御史梁昉言涿州良鄉等縣密邇京師其民迫於科差困於饑寒往往隱下稅糧虛賣田地產業已盡征科猶存是以田野多流亡之民田甲有

代償之擾宜令有司查覈歸戶以清賦稅　秋七月
延綏巡撫余子俊奏慶延邊疆山崖高峻乞從山
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依山剷鑿令壁立如城
山拗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堠添兵防守
庶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王銳建議欲
於川空處脩築高垣嘗令會議舉行今余子俊欲復
鑿山設險爲策固良但緣邊之民頻年困虜遭荒喪
亂逃亡凋敝已甚今須極力撫安難加勞役況延綏
境土夷曠浮沙築垣恐非久計鑿山之事宜伺寇警
稍寧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之　上曰設險守邊與

工動衆當審度民力姑緩之 八月 御史梁昉奏致仕尚書魏驥年九十有八德望素著詔遣勅存問仍勅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終身以表朝廷優老之意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言大理寺以審録罪囚叅詳罪名盖欲刑歸有罪不陷無辜良法美意具載諸司職掌至爲詳密比者大理寺審録有詞稱寃人犯駁回再問者多行令調問者少及巡按巡撫官并在外衙門詳議所屬申詳囚犯内有情弊者亦皆駁回再問致被偏執已見不與辨明多用非法重刑鍜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寃枉不敢再言

今後乞命在外法司使遵諸司職掌事例行之叅審所屬申詳囚犯中間如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及有詞稱寃者俱聽改調別衙門官員問理不許仍行原問官鍜鍊成獄如此則刑罰適中人無寃枉而酷暴者知所警矣奏下三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九月巡視四川南京戶部右侍郎黃琛言故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初召置左右裨益良多一應制度文章多出濂手開國文臣濂誠第一既老被累謫死於蜀非其罪也蜀獻王巳爲塋之葬賜縣東臣惟聖朝凡羣臣之有才行勳業沒皆賜以贈

謚在前代者亦爲之建葺祠墓復其子孫此最盛德
事臣敢爲瀆請上下其章于禮部　陞御史陳選爲
河南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　閏九月　吏部尚書
崔恭起復至京改南京吏部尚書　開設直隸常州
府靖江縣從巡撫都御史滕昭奏請　命工部右侍
郎李顒往浙江祭海神脩江岸是年九月風潮衝決
錢塘江岸洪水沸溢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
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産皆爲渰沒守臣以
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
爲潮水衝塌嘗遣官賫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

禁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　上以命顧　辛亥
脁刻土星犯天高星　冬十月　敘江西吉安知府
許聰聰以吉安民好訟刼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
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於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爲人
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
抗拒寅不堪回語按察使牟俸嗾寅奏發其平日凶
惡及侵欺官錢諸事未及勘報適南京大理卿夏時
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入寅等言考聰貪酷黜爲民
聰不服守禦千戶蔣慶具以其貪酷事呈稟時正遂
委牟俸等執聰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藎以聰

與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　上遣刑部員外郎李
廷美會盡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即有傷於
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聰監守自盜
律贖罪爲民刑部以爲宜盡受贓枉法例充軍聰以
被係等搆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
訴辯不已　上以聰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所私時
盡已代還俱被逮復遣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聰至京
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擬斬命即如
所擬處決刑科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爲請
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皷押赴市曹斬之

廷美坐勘聰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盖降澧州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詭者謂其兇暴致禍固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黄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賄諸以聰嘗箠辱其徒至以死捺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倖得召爲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調南京刑部左侍郎王恕爲刑部左侍郎奉勅總理河道　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踏勘明白來聞於是鼎毅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

州地方各河道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開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一月 柯潛以少詹事居憂辭免召命乞終制許之 以水災免直隸鳳陽府泗州天長盱眙宿州徐州蕭沛碭山豐諸縣夏稅麥九萬二千餘石絲五萬九千二百餘兩 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 彗見軒轅 荆襄南陽等處流賊平先是總督軍務項忠等已生擒首惡李胡子等而餘孽未除忠等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

未嘗為惡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燹草薙之死者枕籍山谷其解去湖貴充軍者多死棄尸江滸識者謂忠此役寔多濫殺時有作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為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為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　十二月　項忠獻荆襄俘李胡子等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丁丑夜彗星北行其光益著橫掃太微垣郎位星　併廣東石康縣于合浦縣　巳卯夜彗星光芒長大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北

斗三公太陽　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見于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儆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　皇上憂切于心戒諭羣臣同加脩省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裨實深愧懼謹采脩德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左一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凡此七事伏望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爲脩德之本以力行爲脩德之助德脩於上則羣臣咸知效職而善政皆次第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奏入　上曰

具覽所言事皆切實卿等宜勉力佐理以副朕懷
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　禁革官司科罰左都御史
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
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已至有
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
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
所以養人罰物以為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適行禁
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
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使無為
下民之害從之　丙戌立春　昏刻彗星犯天河星

論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　上怒斥之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　以星變免慶成宴　夜月犯軒轅左角星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由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諸生多所成就與脩永樂大典陞太常博士宣德勿陞考功員外郎歷太常少卿吏部左侍郎正統間進尚書屢請老不許景泰改元得請致仕年巳七十七矣家居二

十年不別治生惟以文學自娛至是 上遣行人持
勑存問未至已先卒時年九十八遺書戒其子勿以
塋事擾鄉里賜諡文靖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壽者
惟宋文彥博而驥年比之尤高蓋古今罕有云 癸
酉曉刻月犯金星 皇太子祐極卒 禮部奏天下
諸司進賀表箋尚有未至者請移文停罷從之 二
月 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 勑吏
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書白
圭上言虜性桀驁宜勑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
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

庚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　三月　總督軍務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左畧仍令留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京　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即移文諭越令與業盛還京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

吳寛等二百五十人仍賜吳寛進士第一先是寛屢
試于鄉不利貢入國學絶意仕進不復應舉提學御
史陳選禮聘敦請鄉試遂舉第三至是會試殿試皆
魁天下不負科名是科又得陳壽孫需楊一清後皆
有聞　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
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内地往年虜寇
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
爲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
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
初毛里孩率衆入寇威刼中國人爲嚮導又留河套

故今日賊首孛羅合乩加思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
綏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
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
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六月内用總兵巡
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剷削如城川口左
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
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界石外
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陜西民二萬聽延
綏會官移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
月各一興工脩築邊墻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

詔脩築邊墻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
民　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脩
築邊墻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
邊墻實未嘗有唯剷削談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
屢以築墻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並無
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
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墻也哉自非躬
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夏四月　京畿自二月至
于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　命詹事兼侍講
學士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爲父不處

所生毋終喪士論鄙之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略無紀律以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遭者尋出旱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藩權倖身圖寵貪婪素著者一言無聞忠爲所誘伏願陛下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怒以紓萬姓之寃上日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
慮今忠等奉命袪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
不聽　兵部尚書白圭奏項忠所上荆襄功次文册
與總兵李震所報名數前後不同又都御史楊璿先
奏達鄧南陽等處官兵人等前後擒斬賊首王彪楊
俊王洪等首級凡九十餘人今册內所開擒斬王洪
等賊級不開何人功次以致百戶孫廣等有言又生
擒數內張全等三十三人原作謀逆比法司審鞫情
可矜又所報被創軍士十有五人而陣亡者十有八
人使賊果聚以抗官兵則損傷之數豈止於此又豈

有陣亡者反多於被傷之理耶以此推之甚有可疑者請移文巡按河南陜西湖廣御史審覈前後擒斬之數可作論功陞賞與否朕恩典不濫詔不須再勘第如忠震奏冊定擬陞賞論者謂兵部議是而朝廷不從蓋有主之者云 五月 巡撫延綏余子俊奏虜賊擁衆河套口急一日巳嚴兵相機戰守謹以各邊諜報上聞 上曰邊事甚急其令趙輔王越刻日啓行 陜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 上曰縉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當先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侯奏治不必解京

著爲令　六月　增設慶陽延安二府通判各一員專理邊儲　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辯說者謂流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謫戍并家屬幾六萬人能生存者幾何槩以古人征伐要在平定安輯之言難乎免於公論矣　擢掌京衛武學事國子監丞閻禹錫爲御史提調北直隷學校　秋七月　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中有如牛者五長七八尺厚三四寸六日方銷是月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脩隆善寺畢工命陞工匠張定住等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

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頻年
天變於上而星妖示見地變于下而江海泛溢或炎
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
侵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
日甚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
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
西征北伐捐軀隕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脩寺之初
臣等失於論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
此而又不言如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
寢前命則名器不濫國體斯正矣不允 八月 鴻

臚寺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
毋曰我即死朝廷賜塋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
後慎勿以塋事累鄉里今者 皇上念先朝老臣特
加優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
章下禮部言辭塋固魏驥之誠心賜塋乃朝廷之盛
典惟上裁處 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
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
違其志特從之 九月 吏部尚書姚夔言南京及
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七月狂風大雷雨江海湧
溢環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多致漂溺况前歲

妖彗示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尤甚加之胡虜猖獗暴骨千里兵疲於奔命民困於供億萬一姦人乘機扇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脩所以安民弭患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京承平日久宜勑守備叅贊大臣整飭兵備臨清地控京師鳳陽接境淮汝浙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撫其地三司郡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濱海兵民多以魚鹽為生如有挑馱負貿食者戒所司勿禁災甚之地今年糧芻鹽課顏料草束俱令勿徵邊關士卒率為主將私役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

行　冬十月　順天府尹李裕言本府所屬宛大二縣多玩法之徒往往詐稱奉各衙門差遣挾勢誆詐又有詐稱內府催辦公務往各處司府州縣需索財物乞勅都察院懸榜禁約有若是者無問真僞械送法司明正其罪庶使人知警懼奏下都察院如議行之　十一月　癸丑曉刻木星犯鉤鈐　十二月

以旱災免直隸順德真定等府所屬并河間衛秋糧九萬七千餘石穀草二百餘萬束綿花五十三萬餘斤

憲章錄卷第三十三